

不平凡的春天

上册

作者自序

在寫初歡和不平凡的夏天這兩部小說的時候，我盡力想取得一種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包涵着最複雜不同的現象。

除了那些附帶的角色外，這兩部小說裏還有三十多個人物。這三十多個人物對整個情節的發展或許並不都起極大的影響，但是在個別的場面裏，他們卻是不可少的。從那些個別的場面裏，我希望描繪出一幅概略的時代圖畫。

我選定了在道德上、在生活的進展上、在歷史事件的性質和意義上，構成鮮明對比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是一九一〇年，是戰前沙皇俄羅斯的反動時期（初歡）；第二個是一九一九年，內戰正到達高潮，革命的力量擊潰了鄧尼金的白軍和英法為首的外國干涉者，而鞏固了自己（不平凡的夏天）。

通過一個個人的生活，我想描寫出兩個世界：垂死的沙皇俄羅斯和興起的蘇維埃國家。蘇維埃國家空前的新的社會制度打垮了舊的社會制度。

這個歷史主題決定了每一個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它還決定了在一定的時刻，他們哪一個應該

佔有舞台的中心。它更決定了這兩部小說中哪一部應該在讀者的心裏佔有主要的地位。不平凡的

夏天在深度和規模上都超出了初歡。

在第一部書裏，一幅舊俄羅斯的道德和日常生活的圖畫，以外省生活為背景，呈現了出來。

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被小資產階級社會的古老的傳統弄得不合理；裏面有憲兵和國家官吏，兢兢惶惶地衛護着沙皇法律。外省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消磨在懶散的幻想上。模糊而浮誇的討論，跟改進黨衆生活的鬥爭很少有關。可是這場鬥爭卻在進行着。它在很深的底層進行，隱晦得看不見。它連延到未來，給即將到來的為勞動人民爭取幸福的鬥爭，準備了道路。

在構想整幅圖畫的時候，我自然對沙皇俄羅斯時代地下工作的革命人士，給予較小的地位。

那時，反動勢力幾乎是威極一時。俄羅斯最好的人們不是死了，就是被迫掩飾起他們的活動。但是第一部小說裏的兩個人物，卻把隨後在歷史裏起主導作用的那種勢力介紹給了讀者。一個是五金工人彼特爾·臘商靜。他參加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放逐了一個時期。另一個是小伙子基利耳·伊茲微柯夫，一位教師的兒子。他代表着最進步的人民的革命思想，同時還具體表現出整個文藝作品的基本概念。

隨後是另一個歷史時期。十月革命粉碎了束縛住俄羅斯工農的鎖鏈，革命人士走上歷史的最前行列來了。

不平凡的夏天解釋了初歡裏主要人物的歷史中的許多細事；它還進一步發展了許多情節，這

些情節在第一部小說裏沒有能充分說明，因為那樣會損壞配景的正確性的。在第二部書裏，我插入了一個新的人物，多羅果密洛夫，目的在倒敘給讀者看，臘高靜在沙皇時代所走的道路，同時說明這位職業革命家所進行的地下工作的範圍——總而言之，把早先隱晦着的事情顯露出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徹底震撼了舊世界。它使書裏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起了心理上的改變。我想通過這些改變，來表現出這個歷史性事件的重大。第一部小說裏出現的那些社會人物，在不平凡的夏天裏又都遇到了，可是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之下。

人物彷彿更換了地位：在沙皇法庭裏受過審訊的人，現在審訊着新生活的敵人。舊政體的法庭官吏藏匿起來，逃避人民的報復；憲兵躲到黑暗的角落裏去；商人設法隱匿他們殘餘的財產；小資產階級向不可逃避的命運低頭。有些人因為信念加入了紅軍，有些卻因為恐懼。有些人對革命的勝利歡欣鼓舞，有些卻在勝利的面前戰慄。而在這一片轟響吵鬧的上面，我們可以聽見勝利者的堅穩的、自信的、強有力的脚步声。這些勝利者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着的蘇維埃俄羅斯的武裝工農。

通過這部小說的各個不同人物的生活，我想插繪出一幅一九一九年的概略的圖畫。在這各個不同的人物中，主要的地位是給予那些未來的建築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創造人。在擊敗反革命的戰爭中，共產黨負起了主要的責任。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事實。在內戰最艱難的時日裏，這些人物都是根據這個事實描繪出來的。這個歷史性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當時的英雄對人民

所盡的無限勞績；它告訴了我們，在擊潰鄧尼金上，斯大林的計劃具有多麼決定性的重要；它還告訴了我們，我們偉大的勝利創造者——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主題是通過伊茲微柯夫和臘高靜而呈現出來的。這是歷史的主題，未來的主題，這個未來已經變成現實了。可是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並不是單由他們表現出來的。阿諾奇卡也表現了它，她對基利耳的愛，指引着她把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結合起來；狄畢奇，前沙皇的軍官，也表現了它，他把自己的全部學識和才能，後來都貢獻給了紅軍的事業；多羅果密洛夫也表現了它；兵士伊帕鐵夫和水手斯威士諾夫都表現了它。可是它或許卻由不平凡的夏天中最年輕的人物——孩子們——更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對於這些孩子的描摹，我獻出了很大的熱愛，盡了很大的努力。這無數的現象，構成了對我們蘇維埃國家前途那樣偉大、那樣富有意義的一個時代。在盡力從這無數現象中創造統一性的時候，我從豐富的生活——從生活的無限繁雜、從它的矛盾、歡樂、痛苦和情感的衝突裏——獲得了我的目的和靈感。

康斯坦丁·斐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原載初歡英譯本卷首）

不平凡的夏天



第

一

部

一切歷史性的重大事件不僅帶來人們精神上的得意或沮喪所表現出的普遍的興奮，並且還帶來異乎尋常而非人力所能阻止的痛苦和損失。對於一個認識到所發生的事是歷史一般過程中一部分的人，和對於一個自覺地來決定歷史過程的人一樣，這種痛苦並不是就不存在了。這就像引起身體上痛苦的疾病被病人知道後，那種痛苦並不是就不存在一般。可是這種人對於痛苦的反應，和一個不體會一切事件的歷史意義的人的反應，是絕不相同的。不體會歷史意義的人祇知道今天的生活比昨天的或者明天的要困難些或是舒適些，好些或者壞些。對於前面的一種人，歷史的邏輯使他的痛苦具有意義；對於後面的一種人，痛苦加上身來似乎祇是讓你忍受的，因為人生好像祇是讓你過活罷了。

沙皇陸軍中尉瓦西利·丹里洛維奇·狄畢奇被德國人俘獲後，正掙扎着想回到伏爾加河畔哈瓦林斯克小鎮上他的家裏去。德蘇交換戰俘早就開始了。狄畢奇雖然曾經盡力爭取，可是起先他

並沒有被列入遣送回國的人裏。他第二次從俘虜營中潛逃的企圖，結果卻使他被關進了科恩尼格斯坦因的撒克森古堡。這座古堡是專門監禁盟國俘虜中頑強和逃亡軍官的監獄。多年前，米海依爾·巴古寧——俄羅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領導了一八四九年的德累斯頓暴動，就是被監禁在科恩尼格斯坦因的。每逢和法國俘虜們討論到俄羅斯性格的堅韌不屈的話題時，俄羅斯人總提起巴古寧；他的榜樣有力地鼓勵着他們去忍受德國俘虜者那樣精細地想出來的殘酷行爲。直到一九一九年春天，才輪到狄畢奇被遣送回國，但那時他害着嚴重的痢疾躺下了。臥病一個月，幾乎使他脫離了塵世。隨後他被列入一羣有病的俘虜中，乘紅十字會火車經波蘭回國。一路上他始終躺在從天花板上懸掛下來的鋪位上。最後，他通過巴蘭諾維治的檢疫所，到達斯摩棱斯克，差不多站不起來了。他在醫院裏住了一星期，然後被送了出來。

當他發現自己在火車站，獸在一羣顯然祇受一種思想——把自己藏在堆積如山的貨品後面——支配着的狂人中時，他突然笑了。他回想到，四年以前，大學裏的友好們怎樣歡送他這個二十三歲的少尉到前綫去的。朋友們擁抱他，不斷重複地說：『再見！不會多久的！祇要到我們勝利的時候就可以重逢了！』現在，重逢的時候來了。他又站在一個俄羅斯火車站裏了。這個車站和他參戰時上車的那一個多少有些相似。當他瞧見自己獸在這羣人中間，穿着皺摺、污穢、褪色的

● 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俄國貴族，一八六〇年後成爲無政府主義者。——譯者。

的軍服，肩章破裂，揹着一個雨水漬皺的綠色德國行囊，憔悴，瘦削，眼睛紅腫發炎，悽涼，孤獨，生氣蕭索，面對着俄羅斯，他發出了痛苦的微笑。

一個過路的兵士拿着木箱撞了下他的肩膀。撞擊的震動使他急切地感到肚裏的空虛——那種不斷的，幾乎是慣常的飢餓的感覺，像綑緊的弦子似的咕咕地叫，並且使他膝蓋顫抖。他走向牆壁，卸下行囊，拿出醫院裏給他的一大塊潮潤的黑麵包。他撕下外皮，很快地嚼了起來，大張着嘴，從牙齒上把黏着的麵包剔下來。

從那天起，狄畢奇不斷地向東南進行，進入俄羅斯的心臟，走向那一片楔形的黑土。對於那片黑土，他在大學生時期到莫斯科去的途中就非常熟悉了。他的進展緩慢得令人不耐，從一個換車站搭上擠滿人的有篷貨車或是空的敞車到另一個換車站去。火車常會突然停住，一夜一夜地停留在側軌上，然後又突然莫名其妙地繼續行駛，蠕行着穿過田野、森林，直到司機宣佈燃料用光為止。碰到這種時候，旅客們總是抱怨着爬下車來，走到最近的樹林裏去砍些樺樹。

狄畢奇一面坐在貨車敞開的車門那兒，擺動着他那雙用藍色奧國綁腿裹住的瘦腿，一面注視着眼前像緩慢的萬花筒般展開着的景色：犁過的田野，黝黑的村莊，陡峻的路基，兩旁豎列着電桿，孤單的知更鳥棲歇在上面啼叫。這是他的第二十八個春天；它給他帶來了歡樂。驀地轉過一座小丘時，他面對着一片浸在陽光裏的已經蒼密高大的鮮綠色冬季農作物。他十分感動，咽喉都變得哽咽了。他貪婪地去領受這片可喜的新綠，一面哼着個孩子們唱的調子，好像是：「兩隻小

鳥飛去了，沒有法子再留着。「他看了又看，毫不感覺厭倦。森林裏的樹木和林間隙地殘株上生出來的嫩枝，都長滿了光澤的新葉，還沒有完全展開。農民們的那些矮小、肥壯的雜種牛在一朵花都沒有的牧場上咀嚼着草；男孩子們披着父親從前綫帶回來的大衣，坐在陽光裏編轡子。他們戴着脫毛的帽子，緩緩地迴轉頭來看火車駛過。有時，他瞥見一個女人推着跳動的犁在畦間行走，一面緊拉住長長的繩，一面向着矮腳馬揮着樹條。那匹馬寸步難行，好像就要倒下去似的。雖然這一切細瑣的事物都是平凡熟悉的，但是它們卻像某些非常的、新發現的、第一次看見的東西一樣，使他驚奇。一切景象，和他戰前的回憶一比，都顯得小了、貧乏了、卑劣了，但是對他說來，它們都變得比以前更親切，緊抓住他的心。

可是在車站上，這種愛好卻被人民中間發生激動變化而產生的惶惑所代替了。這些變化使狄畢奇感到這班人雖然外表熟悉，但卻十分陌生。他們總跳下車來，羣聚在那班農民四周。農民們帶了普通的食物，來掉換兵士和城裏人的更普通東西——火柴、鹽、撕開包裝的劣等煙絲、帶在衣袋裏旅行而弄髒了的少量砂糖。這類交易價值和價格間的顯著差別使狄畢奇大為吃驚。他還弄慣了按照戰前的戈比去估計價格。他的理智無法了解，為什麼一把鹽可以輕易地換到一隻油雞。可是這種該死的荒謬經濟學！並不是這種新奇的欺騙令人可怕，可怕的倒是受到這些市場上食物氣味的撩撥，看到有人的手指在捏斷雞翅膀，有人的牙齒在嚼着白肉，有人的嘴在咀嚼，有

人的喉結在上下移動，把食物吞嚥下去。

狄畢奇，落在最後面，向灰色軍服包圍着的陸軍商店跑去。他設法擠向一個小窗口；那兒砵碼在一些秤的黃銅盤裏畢剝地響着。他把證件從別人頭上伸過去，大聲嚷道：

「讓一個有病的人進去，弟兄們！一個有病的，弟兄們！」
他被人推開了。

「我們也有病。」

他堅持着，硬擠回窗口，把證件推到管秤人面前，懇切地請求道：

「已經三天沒有領到一點口糧了。你們替我想想，同志！」
幾個人帶着惡意的懷疑望着他的證件。

「你講些什麼謊話？你領到昨天的麵包的，不是嗎？」

他們把他的證件丟了回來，但他並不讓步，硬要他們再看一看，用那因緊張而凸出的眼睛的疲憊目光，用那長滿黑鬚鬚的臉的塵皷，用呼喊中因絕望而生的傲慢來表示他對一片麵包的權利：

「不要這樣！一下子就把證件丟回來！看一看！我是個戰俘——直接從德國回來的——看那上面寫的什麼！」

他的四周寂靜了一會兒。銳利的目光再度審核他的證件，然後他聽見有人諷刺地說道：

「中尉！我想你還得等候一下，閣下！我們很知道你，你們這班有權有勢的官長！」

他們又把他推開了。他的臂肘缺乏氣力來爭取他的權利。

達到這種時候，狄畢奇總想不達到目的地就中止他的旅程，受僱去做個長工，釀麥酒，種馬鈴薯，留在一個村子裏，直到時期好轉，並且——最重要的——直到他恢復了健康。但是要看見他的家鄉，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的希望，一種在他監禁時期就着了魔的希望，驅使着他向前，直到他似乎願意，如果環境不得不這樣的話，在地上爬到他那親愛遼遠的哈瓦林斯克去。

夜晚，當貨車門關閉起來擋截寒氣時，旅客們就開始談話。在黑暗中，狄畢奇祇能根據聲音猜測出說話的人是誰。從這些談話裏，他漸漸明白了他的這個被不斷煽起的、移動的戰綫所割裂的國家的新形勢。

在科恩尼格斯坦因時，他就聽到謠言說，有兩個勢不兩立的俄羅斯。那時『內戰』兩個字比一九一七年『革命』兩個字使俘虜們震驚得更利害。在回國的途中，狄畢奇知道了南部所有的白衛軍部隊都承認鄧尼金將軍是他們的司令，而西伯利亞卻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手裏。高爾察克已經宣佈自己是俄羅斯的最高統治者。這些南部和東部的龐大軍隊（包括所有哥薩克騎兵

Anton Ivanovich Denikin：沙皇將領，革命後逃往高加索，成立南俄政府，一九二〇年被紅軍擊潰，逃亡

外國。——譯者。

Aleksandr Vassilievich Kolokolak（一八七四——一九二〇）：沙皇黑海艦隊司令，革命後，在西伯利亞組織白軍，進行反革命戰爭，一九二〇年被俘處死。——譯者。

和差不多以前俄軍中的全體軍官）正計劃在伏爾加流域會師，這樣形成對莫斯科的一個包圍圈，而莫斯科方面爲了保衛各蘇維埃，正不斷地動員人民參加紅軍。直到這時，狄畢奇從沒有聽說過鄧尼金或高爾察克。但在革命前，他也從沒有聽到過任何一個現在紅旗上所表彰的那些姓名。他因爲自己對這些事的無知感到很慚愧，設法掩飾，歸咎於他的落伍和他做俘虜的那段時間。他知道道內戰正在俄國西部、北部、南部和東部進行，而各部的白軍都在他聞所未聞的將領指揮下作戰，並且這些白軍在各處都由工人、水手和以前的兵士所組成的蘇維埃軍隊對抗着，這使他很驚奇。他現在明白了，爲什麼科恩尼格斯坦因的法國俘虜指摘俄國人背信；俄羅斯的盟國早已不再是她的盟國了。他發現法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不論戰爭在哪兒進行就在哪兒干涉俄羅斯的事情——在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他對自己不了解這些大事的原委感覺不安，但他可以看出來，在車站上和火車上他聽着他們談話的那些人中間，有許多並不比他知道得多些，雖然在狄畢奇被監禁的時候，他們卻是這些大事的目擊者，或者甚至是它們的自願或非自願的參預人。他覺得這些事件要求他擁護一方，但他對這點卻全無準備。他祇曉得，如果他說白衛軍是對的，那末幫助他們的法國人一定也是對的，然而他不可能承認這一點，因爲那就是說，在科恩尼格斯坦因攻擊他的法國人也是對的了；他恨他們，爲了他們說到俄羅斯時候的那種卑劣神情。一切其他的事情對於狄畢奇都似乎完全雜亂無章。當他在關閉着的貨車的黑暗裏聽着談話時，他暗自付想，他出生以來的那個世界要比他現在默在裏面的這個暴風驟雨的世界明朗單純得多。以前大家

一起和一個大家都明白的敵人作戰。現在每個人都照着自己的意志作戰。弟兄和弟兄打；一個弟兄是你的朋友，另一個是你的敵人。啊不，他不能了解這個大漩渦似的事件的意義。帶着混亂騷動的心情，狄畢奇被火車的搖蕩和車輪的輕輕的隆隆聲催入了睡鄉。

一天早晨醒來時，他感到了一陣令人眩暈的飢餓的侵襲。火車正停在洛提士哲伏的大換車站上。這是一座戰前他時常經過的城市。他以前的習慣總要去光顧一下車站餐室；那兒鋪着雪白的桌布，放着閃爍的銀器，每個座位面前擺着一盤熱氣騰騰的菜湯的餐桌，總是等待着新到的火車。這個餐室還附設有一所訓練學校，教鄰近村莊裏來的黠黠小孩侍候用膳。一切都特別引人，開胃，精美。僅僅這座車站的名稱，就可以像魔術似的在狄畢奇心裏幻出一大排展開的湯盤，湯裏浮着金黃色的油，上面旋繞着一層熱氣。每一盤面前放着一堆炸成淡褐色的小包子●；花瓶後面露出大堆雪白多孔的麵包。黠黠孩子，臂上搭着餐巾，總是很慇懃地拉開沉重的椅子；性急的顧客總是趕快地就座。

狄畢奇全身都被飢餓的慾望緊扼住了。他向貨車外面瞥視。在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一羣羣人圍着當地的小販們。他克制住他的孱弱，跳下車來，到了月臺上，加入這個雜亂的人羣。他已經作了個決定，一個早就逗引着他的決定：他要用他的德國行囊去換些食物。他迅速地從肩上取下它來，把裏面的毛巾、汗衫和水瓶都塞進衣袋和上衣的胸口，抖抖袋子，把它抹抹平，然後擠進

● Bread：俄羅斯的一種有圓的油炸包子。——譯者。